

梵天盧叢錄

冊二

黃天鳳遺稿

卷之二

梵天盧叢錄三

慈谿柴 莩小梵

庚辛紀事六十七則

奉匪之始起。朝廷原有剿滅之之意。後以裕祿剛毅。端王載漪等諸人矇蔽。從愚之力。慈禧太后乃深信不疑。欲藉之以盡殲在華之洋人。而定廢立大計。當光緒二十六年三月。至八國聯軍入京之日止。一切詔諭。大半出於連文冲及啟秀二人之手。始則諭各督撫。奉民與教民一視同仁。繼則獎奉民以殺教民。殲洋人。終則謂奉民紛集京師。不得不撫而用之。以弭肘腋之患。而塞反對奉民之諸疆臣口舌。總之。此項詔諭。皆係護匪諸。

臣所矯發德宗絕未顧問也。東華錄不載。諸野史祇收其一鱗片羽。予以其闕繫甚大。為先搜載於此。亦一朝得失之林也。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諭。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誼。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興教民為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所當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忿。致啟釁端。自干咎戾。五月初二日上諭。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鄉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愍不畏法。其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

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
剿辦。以昭炯戒。五月初十日上諭。西教流傳中國。歷有年所。該
教士無非勸人為善。而教民等人。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
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
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徧查優劣。而該匪徒藉入教為名。欺壓
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該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
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前
降諭旨。着令各地方官安為彈壓。無論其會不會。無論其匪不
匪。如有藉端滋事。亟應嚴拿懲辦。五月十七日上諭。十五日永
定門外。有日本書記杉山彬被匪徒殺害之事。聞之。實深惋惜。

鄰國客卿。本應隨時保護。現在匪徒蠭起。尤宜加意嚴防。迭經諭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緝。密為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既不預為防範。兇犯亦未拿獲。實屬不成事體。着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兇犯。務獲儘法懲治。倘逾限不獲。定行嚴加懲處。五月十九日上諭。昨因奉匪滋擾京城。曾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梭巡。前拿獲造言生事。喧喊惑眾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燬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間有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日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如此。若再不

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着步軍統領嚴飭各地方官兵。並着
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添派武衛中軍弁兵。會同彈壓。
加意搜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
正法。並着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以上五
諭。雖有剿拿拳匪之詞。實則為對外粉飾之一種策略。故諭愈
下而匪愈熾。其拳匪大師兄方日奉密旨促其速殲洋人也。五
月二十四日上諭。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
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兵屢聚津沽。中外釁端
已成。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
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速將

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時機。必至國勢日促。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盼之至。五月二十八日上諭。裕祿奏稱。洋人肇釁。驟起兵端。連日接仗獲勝一摺。覽奏實深嘉慰。我朝與各國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決裂。恃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砲臺。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派。復經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槍炮相博。二十二等日。擊壞兵船兩隻。殺敵不少。衆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

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皆仰託祖宗之照鑒。神靈之護持。使該民萬衆一心。即此義勇先行傳旨嘉獎。候事定後再行加恩。為團民者。惟當同心戮力。禦侮効忠。始終無懈。朕實有厚望焉。六月初一日上諭。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無不待以懷柔之道。迨道光咸豐年間。准彼等互市。並求在我中國傳教。朝廷以勸人為善。勉如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乃近數年。憑陵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肆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即焚

燬教堂。屠殺教士。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仍前保護。誠恐傷吾民人。故再降旨申明。保護使館。撫卹教民。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美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狼狽。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竟無禮橫行。專恃兵堅甲利。自取決裂如此。朕臨御二十餘年。待百姓如愛子。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懷恩。所賴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興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

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
甚至五尺童子人人執干戈而衛社稷。彼恃詐謀我恃天理。彼
恃悍加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
土地廣有二十餘省義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摧翦彼凶以張
我國之勢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尚義捐資以助軍餉
朝廷不惜破格加賞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譖甘心從逆竟為
漢奸朕即刻加誅決不寬貸大小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
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六月二十一日上諭前因兵勇改練
洋操以致服飾一切均用洋式貽誤匪淺當往諭令各省一律
仍歸舊制惟恐各省或以業已改練成軍憚於紛更仍沿用洋

裝洋號將未必致為害。着再申諭各路統兵大員務即悉數更換。統歸中國舊日兵勇服飾是為至要。以上二諭為宣戰書為排外令獎勵奉匪如聞其聲一若區區洋人可滅此朝食者不數日各路敗報迭至京師騷擾不堪八國聯軍逼陣而入東南督撫奏請相機審勢妥籌辦法朝廷見大勢岌岌進退兩難於是有京津一帶團民不下千餘人聲勢赫赫誓與洋人為難甚至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剝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尚可轉危為安之諭以持兩端至七月二十六日而西幸罪已之上諭發大錯已鑄成矣。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閒無事則巡

撫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尊三國志封神榜七俠五義中人物為之神。私畫妖符。私編妖訣。招徒買刀。聚衆至七八千人。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撫。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自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滋暗長。至己亥夏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十一月間袁慰亭到任試奉匪妖術不驗。斬之以徇。即毅然以調和民教。緝辦拳匪為務。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十餘次之多。匪等抗不遵諭。始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搜捕。并令各屬懸賞購

緝。先後拘獲匪首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朱西公。范小陳。卷宋朝義。李九芝。孫洛泉等數十人。置諸極刑。格斃散匪無算。不及兩月。匪勢日衰。地方已一律安靖。當復派員分赴各屬。確查被擾村莊戶口。不分民教。概予撫卹。匪於東省不能駐足。則盡遁而至直隸。庚子春間。北直。保定。遵化州。綿州一帶。宣傳有神師降世。專收幼孩為徒。教以咒語。云能召請先朝名將護身。教以練拳練刀。功候滿足。即能槍砲不入。刀箭不傷。未幾。即日盛一日。強年壯丁。舉信從之。鄉野村莊。無不有壇。始大張義和拳旗號。嗣後從者益衆。北三省幾於徧地皆是。直隸總督裕祿不之禁。且迷信之。迎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至署。黃

轎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練拳從之者尤衆。更名曰義和團。以已成未成分為上下二等。上等胸繫八卦兜肚。腰圍黃布。腿紮黃帶。下等則腰圍紅布。腿紮紅帶。日夜操練刀矛。拳法。其時雖有舉國若狂之勢。然尚未聞其滋事也。會慈禧太后謀廢立。各國公使不允。仇洋特甚。拳匪則以教徒之橫。適樹滅洋之讐。中經希旨。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滅洋。匪得密旨。因於滅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勢成矣。至三月間。遵化州開始焚燬教堂。殺害洋人。四月間。保定府繼之。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初猶未及華人也。繼以華人受役於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並

以電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則亦燬之。呼華人之識洋人
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龍江土語。羊一歲謂之庫爾布
子。二歲謂之二毛子。見黑龍江外紀。奉匪之謂信奉耶教或辦
理洋務之人曰二毛子。語蓋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
等。則以其人所業者為等差。甚至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
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保定一帶洋教人等既盡。匪
見無可深鬧。乃自琉璃河長辛店豐台落垡而至津。四月二十
九日。將京津鐵路各車站焚燬。遂乘勢佔據涿州。一時黃巾紅
帶者流城廂內外。蜂屯蟻聚。其數達三萬人。聲言涿州兵備空
虛。洋兵將來。願為代守。由是城牆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如將

有大敵者然涿州牧知不能敵遂絕食以待自斃朝廷命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馳至涿州相機辦理剛毅以趙與己志趣不同恐致決裂言於朝願自請行准之乃亟馳往則趙與何已先在召匪首入見諭以朝廷德意不得暴動而匪首以聶功亭軍門嘗痛剿其黨銜之次骨答言須將軍門斥革始可從命否則當與一戰趙以軍門辦事認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將無多正資倚畀豈可遽言斥退何亦以其言為然不從所請剛既至力言奉民可恃聶不可用反覆討論堅持己意其時何已為剛言所惑亦力翻前議唯唯從命趙以剛勢出己上且審此係內廷意與辨無益乃微笑言旣二公意議相同諒非無